

精典博维·裸奋者励志必读

自古佳人多颖悟，从来侠女出风尘



上官晴 著

# 乱世红颜

她是大清后裔

同时也是八大胡同的传奇人物——小凤仙

她与护国大将军蔡锷至死不渝的爱情宛如

一幅充满激情的油画，厚重而又热烈

# 小凤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乱世红颜  
上官晴 著  
小凤仙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红颜小凤仙 / 上官晴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7

ISBN 978-7-5502-0932-9

I. ①乱… II. ①上… III. ①小凤仙 (1900 ~ 1954) — 传记 IV. ①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8898号

## 乱世红颜小凤仙

作 者：上官晴  
选题策划：精典博维  
责任编辑：张萌  
策划编辑：张轩洋  
封面设计：肖杰  
版式设计：博雅工坊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楼2层 100011)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00 千字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5.5 印张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0932-9

定价：26.8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2061212转8050

## 楔子

傍晚的阳光投射进一间陈旧而幽暗的屋子，余晖轻轻抚摸在一位穿着简洁干净衣服的老妇人身上，老妇人安静地坐在摇椅上。她的头发已经花白，却保留着年轻时候的发式，从白皙的皮肤和姣好的轮廓，能够看出她年轻时候的美貌，却也透着一股淡淡的凄凉。靠窗放着一个陈旧斑驳的木桌，上面架着一台老式留声机，有些杂音的留声机里流泻出低调、怀旧的戏曲声。老妇人听得如痴如醉，不时还跟着哼两声，枯瘦如柴的手拿着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继女李桂兰看到她总是在这个时候拿出这张发黄的照片静静地凝望，依稀可以辨别出照片是年轻时候的继母和一位年轻将军的合影。照片里的将军很英武，戴着很大的肩章，衣服上佩戴着金黄色的穗。

有一次李桂兰凑到摇椅旁，伸长了脖子探过头去，好奇地问继母：“这是谁呀？”

老妇人轻轻摸了摸细而微挑的眉毛，微微扯动嘴角，缓缓闭上眼睛，仿佛在回味着什么，随后淡淡一笑，沙哑着声音说：“他是……一个朋友……”

这淡淡的一笑，承载了太多的情愫，她的一生遭遇历史风云，宛若流星一样迅速而猛然地陨落，有太多埋藏于心的痛苦。那些过往夹杂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侠骨柔情，让她刻骨铭心，荡气回肠。

# 目 录

楔子 /001

---

- 第一章 寒山独见君 /001
  - 第二章 敛眉俱握手 /013
  - 第三章 能而示之不能 /029
  - 第四章 赢得英雄知己 /069
  - 第五章 取次花丛懒回顾 /137
  - 第六章 情深缘浅不得意 /169
  - 第七章 萍水相逢成一梦 /187
  - 第八章 情浓半生缘 /215
-

第一章

寒山独见君





1913年的北京，胡同多如牛毛，独独西珠市口的八大胡同让人流连忘返。这天，一直以“天下第一品牌”屹立不倒的风月场所——陕西巷云吉班，锣鼓喧天、热闹非凡，天色刚黑，红艳艳的灯笼就把蜿蜒迂回的巷道照得通明透亮，大雨过后的空气透出泥土的芳香，有一种干净宜人的味道，通往胡同的那一块块湿漉漉的青石块被灯笼照得光可鉴人。

余音袅袅的琴声从云吉班里流泻而出，女人们千娇百媚的调笑声、掌柜翻牌的打鼓声和吆喝声此起彼伏，来云吉班寻花问柳的人络绎不绝。

沿着蜿蜒的胡同走进云吉班，红彤彤的灯笼挂满四合院，红柱朱廊围成一个天井，四合院里，绿荫匝地、闲花满阶，院子中央有一个用太湖石砌成的水池，乍一看，有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味。围着四合院的是一个套环形院子，每个院子里都有一座用一色齐齐整整青色磨砖对缝盖起来的二层小楼，让这西洋味道颇重的青灰色两层楼洋

房显得别具古意。

只要踏入云吉班，就能看到“清吟小班”“茶室”“下处”“窑子”四种局票挂在云吉班的客厅大堂左面的红木雕成的背景墙上，还能闻到一股胭脂的味道。

“快点儿，快点儿，把那些个西洋点心和上好的陈年老酒都给我上桌，四爷马上就来了。”胡老板站在大堂中央，吆喝着姑娘们摆放各类特色小点心。这胡老板早年是云吉班里戏班的红角，人称“胡狸精”，如今年满四十却依旧风韵犹存，化着艳丽的妆，然而，浓厚的胭脂却挽留不住她逝去的年华。她在大堂中央和门口不停地穿梭，她流盼着来往这里的达官显贵、纨绔子弟……筹划着如何填满自己的腰包。

“呀，连大班，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一看是熟客上门，胡老板亲自为这位身体臃肿的连大班翻牌，“快，有请连大班到拈花的厢房。”

“妈妈有劳了。”连大班从胡老板身边走过，掏出一锭银子递了过去，胡老板急不可耐地一把接过，随即赶紧将银子装入旗袍的内侧。

二楼的走廊上，稀稀落落站着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有的在搔首弄姿，有的在卖弄风情，独独有一个女人坐在大堂的会客桌旁。说她是女人，有点儿过了，看她的年纪也不过十五六岁，论容颜比不上在场的姑娘具有诱惑力，说起风情，更是没有。她一个人独自坐着，摆弄着手中的扇子，扇面上不是大家题词，也不是名家诗句，只是一句赛二爷当年留下的句子：“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这倒为她增添了几分“孤芳自赏”的韵味。

胡老板忙活了一阵，一看到坐在桌旁的小凤仙，就来气了：“我

说凤儿，你能不能别鼓捣你那把破扇子了，你看看，菱香艳和馨儿的排期都满了，就连杏儿都来生意了，可你呢，十天半月也没一桩生意。”

被称做凤儿的姑娘慢慢收起扇子，优雅地拿起桌上的盖碗茶呷了一口，才缓缓开口：“既然没生意，那我就回自己的厢房了，省得碍着姐妹们招揽生意，妈妈。”话落，她站起身，凤儿个头不高，一袭锈红色的旗袍裹在身上，衬出她匀称的身形，她优雅地扭着屁股上了二楼，自始至终都没抬眼看胡老板。

胡老板被这番话气得浑身发抖，伸出涂了蔻丹的手指指着楼梯上凤儿的背影骂道：“瞧你整天那副心高气傲的样子，要不是你还有几个大户，我早让你排到‘窑子’了，还轮得到你占着‘清吟小班’的地儿？”这凤儿是她云吉班里出格的一个姑娘，13岁来到云吉班，胡老板一见这娃儿天生一股贵族气质，再加上略懂文墨，时常和班里的姐妹们吟诗作对，就为她挂上头牌的牌号，可是这凤儿性格乖张，只要觉得哪一天不开心了，她就能把客人气得半死，着实让胡老板头疼。

“哼，就是，装什么清高。”抚摸着刚做好的发式，从门外走进来的菱香艳也轻蔑地骂道。菱香艳是云吉班花魁之一，有一副婀娜多姿的傲人身材，大红的缎面绣花旗袍穿在她身上可谓是凹凸有致，再加上天生一副千娇百媚的俏模样，着实令达官显贵们神魂颠倒。她今年二十有五，虽说正值青春年华，可在云吉班这个地方，也已经算是“老姑娘”了，虽说她天生丽质，却独独缺一点儿才气，这也是她和凤儿最不对盘的地方，她最看不惯凤儿，好端端的卖弄什么文采。

“赛二爷何许人，她能堪比？”杏儿附和道。这杏儿最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凤儿满身的墨水味，总是听到凤儿说一些自己听不懂的词。

“人家可是‘议和’大臣’哟。”

“我看呀，她这辈子，别说能去那个什么什么欧，什么洲，能走出八大胡同的大门就不错了。”菱香艳撇撇嘴，语气中流露出对凤儿的嫉妒与不屑。

几个姑娘附和着胡老板，对凤儿又是讪笑，又是冷嘲热讽。

这些话，凤儿都听到了，她早已经习惯了。她扶着楼梯扶手的手顿了顿，嘴角轻轻扯动一下，回头轻蔑地扫了一眼，继续上楼。

“请问……”一道低沉、富有磁性的嗓音轻轻滑过胡老板的耳畔，胡老板和姑娘们转头看向门外。

“客官，有请……”胡老板的热情戛然而止，只见来人约莫三十一二岁，气质儒雅，穿着一套铁灰色西装，丝毫不见考究时尚之感。来人身材略瘦，一副商人打扮，但见他文质彬彬的样子，胡老板便果断地将这位商人归于金云麓之类的穷大学生的行列。

“客官哪里人？”看到来人，胡老板径自坐了下来，完全没有刚刚招呼“大客户”的态度，冷冰冰地问了一句，“做什么的？”

“外乡人，做茶叶生意。”

胡老板一听不是本地口音，就上下打量了一番：“来这里干什么？”她看着这小子的模样，完全没有纨绔子弟或达官显贵的谱儿，从他身上恐怕讨不了赏钱。

在场的几个姑娘都讪笑起来。

拿着镜子插簪子的菱香艳取笑道：“妈妈，来这儿不是寻欢作乐吗？难不成来这里是找我们谈心的呀？”

“哈哈……”姑娘们又是一阵唧唧喳喳的笑声。

男子对于讪笑丝毫没有露出不悦的神色，只是保持着一抹微笑，其实，仔细看，这淡淡的微笑中略带一丝丝深沉。

插好簪子，菱香艳放下镜子，给胡老板出主意：“我看这样好了，上门的生意哪儿有不做的道理？妈妈，不如……”她望着胡老板的眼神朝二楼一瞥。

胡老板想了想，灵机一动：“这样吧，你也别费钱翻牌了，这翻牌还不够你见上一眼姑娘呢。”胡老板轻蔑地打量着男子，“小桃红，把这位客官带到小凤仙的厢房。”

“是。”小桃红嘴上答应，心里却在嘀咕，瞧这男人一副儒雅的样子，把他带给凤姐，不是往“火坑”里推吗？“客官请走这边。”小桃红带着男子走上二楼。

话说这金云麓是谁，他是小桃红的一个恩客，只可惜是一个穷学生。有一次，那些“官二代”的同学带着金云麓来云吉班开荤，硬是把小桃红翻牌点给了金云麓。这金云麓长得是英俊非凡，人也是才华横溢，可惜一个字——穷，那就入不了胡老板的眼，所以两人见面常常需要小凤仙为他们制造机会，小凤仙也的确帮了不少忙。

这位年轻男子看到胡老板轻蔑的样子，也不生气，朝着胡老板点点头，温和的眼神在眼光流转间顿时多了几分犀利。门外闪过一道黑影，很快又消失了。年轻男子转回头时，那双黑眸又恢复了方才的良善无害，随后，跟随小桃红上了二楼。

回到房间的凤儿坐了一会儿，就听到楼下姑娘们的调笑声，起身走到放在床边的柜子旁，从里面拿出一本书随意地翻着。这是她最喜爱的一本书——《水浒传》，是当年一个过路的商人送给她的，尽管她已经读了不下千百遍，可始终不厌倦，书中她最喜欢的人物就是那个敢爱敢恨的李师师。刚刚翻了两页，楼下翻牌的声音响起，管事打

了三下铃，吼道：“北厢房，小凤仙接客！”

听到这个声音，一抹不耐烦的神情掠过小凤仙下颌尖细的瓜子脸，她眉头一挑，思索片刻，“啪”的一声将书合上，又把那本书狠狠丢进盒子里，她决定故技重施，把上门的客官气走。谁让他偏偏在她准备读书的时候上门送死。

“咯吱！”北厢房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了，小凤仙利落地转身，一双凤眼略带鄙夷地望向来人。

沿着跑马廊，穿过廊前花草繁盛的花园，后面是一排排玲珑的房间。小桃红领着来人在一间挂着北厢房门牌的房门前停下，小桃红轻轻敲了敲门。

门里传来不耐烦的女声，声音略显尖锐：“谁？”

“凤姐，接客。”

“进来。”门里的声音，不耐烦的语气更加重了一些。

蔡松坡推门而入，站定，他打量着这个房间。这里与他想象的厢房大相径庭，房间不大，雕镂挂络，古色古香之下却是湘帘幽静。涂着清漆的梳妆台细致古雅，前方立着一道古色古香的屏风，靠窗边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是一本书，看到书名，蔡松坡惊讶地挑了挑眉峰。

见到小凤仙第一眼，蔡松坡就觉得自己这身打扮让他的身价一落千丈。跟随着，待遇也跟着下滑，这有名的八大胡同，不该都是艳冠群芳的女人吗？可眼前这位被称为小凤仙的姑娘，年纪约莫十七八岁，皮肤白皙，娇小玲珑，吊眼梢，翘嘴角，顶多算是中等姿色，一袭锈红色的旗袍显得她更加娇小。

小凤仙见来人一副孤傲冷峻的模样，只是细长的眉目中透露出一

股少见的书卷气息。

“怎么？凤仙姑娘不打算请我坐下吗？”看着姑娘好像是在发呆，蔡松坡好心提醒。

“哦，客官请坐。”小凤仙迟疑了一下，急忙拿起桌上的水壶为蔡松坡倒水。眼前这位客官，一点儿也不像是来风月场所玩乐的客人，凭借她从小在家中常常见到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以及在云吉班的见识，早就练就了一双识人的慧眼，一眼就能看出来云吉班的男人都是为了流连花丛。可眼前的男人，修长挺拔的身形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外表看似文质彬彬，脸庞却冷峻有棱角，脸部的线条分明透露出一股锋利，真不知妈妈是如何阴差阳错地翻了自己的牌，看来妈妈必定将此入归类于一般的穷酸人了。

“客官姓什么？”

“姓……”蔡松坡犹豫了一下，“蔡。”

“哪里人？”

蔡松坡接过茶水，随口答：“外乡人。”

“外乡哪里？”

“云南人，进京城做茶叶买卖。”

“不像。”小凤仙轻轻摇头。这客人言辞闪烁，一点儿也没有商人的样子。她坐到蔡松坡对面，嫣然一笑：“我小凤仙自幼落入风尘，阅人无数，我肯定，你根本不是什么商人。”

一语道破玄机，令蔡松坡大吃一惊：“我不像商人？何以见得？”

小凤仙将蔡松坡惊讶的表情收进眼底：“打从你进门，我就闻到你身上那股不似寻常人的英雄气味。”

“京城繁盛之地，游客众多；王公大臣，不知多少；公子王孙，

不知多少；名士才子，不知多少。我贵不及人、美不及人、才不及人，你怎么就说我是不同寻常的呢？有何依据？”蔡松坡可没料到一个风尘女子能说出如此一番话，看来这八大胡同还真是名不虚传。

小凤仙却始终笑而不答，蔡松坡也就直直盯着小凤仙的妙目不放。两人就这样相互对望着，蔡松坡的目光仿佛带着磁力，牢牢抓住小凤仙的双眸，小凤仙感觉有一股暖流让她的心脏跳跃起来，半晌，小凤仙率先开口。

“不愿透露真实姓名就算了。”

蔡松坡失笑地摇摇头：“我说凤仙姑娘，你我虽贵贱悬殊，却都不是朝廷钦犯，你这是接客，还是搞调查？非得把上门客人的身家盘问清楚，才要开门做生意不可？”

这一番挑衅的话，顿时惹恼了小凤仙，刚刚胸口那股暖流顿时化为无法抑制的怒火，她噌的一下站起身，纤细的食指指着大门：“既然客官不喜欢，大可以走人啊，不送！”下了逐客令，小凤仙转身没入屏风，不打算继续接客。

蔡松坡也不在意，反正他来这里的目的并非寻欢作乐，并且今日的目的也达到了，没有再继续待下去的必要。

蔡松坡起身，从西装内侧掏出一张银票压在茶杯下，转身打开房门离开了。

还等不及茶点送上，小凤仙已经把蔡松坡赶走了。送走这位姓蔡的男人，很快，楼下胡老板的声音就由近而远。

“这该死的凤儿，我、我明天非得让她滚出北厢房不可。”那声音已经有些颤抖、有些尖锐，小凤仙听在耳朵里，无所谓地挑了挑细细的眉毛。



不理睬胡老板在楼下的咆哮，她走出屏风，却讶异地看到放在桌子上的赏钱，来到桌前，她坐了下来，有些搞不明白这位客官的举动。

拿起自己不离手的小折扇打开。对于当年石头胡同名满九城的传奇人物“议和大臣赛二爷”——赛金花，小凤仙不仅钦佩她的才气、博学，更加向往她与瓦德西将军那轰动北京城的缠绵悱恻的爱情。对于赛二爷的传奇故事，她早就烂熟于心，总想着能像赛二爷那样做出一番事业又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